

# 语义演变、语言接触与词汇传播

## ——\*la “茶”的起源与传播<sup>\*</sup>

汪 锋 魏久乔

[提要] 语义演变造成新词的常见模式有词汇替换和仅产生新词两种；语言间词汇借贷造成新词的常见情形包括替换和互补借贷两种。确定新词的来源属于其中哪一种，有两个关键问题要考虑：传播链条的确立，时间深度的测算。前人的研究很早就注意到“茶”在我国西南的一些藏缅语、南亚语以及侗台语中有与la类似的形式。本文以此为例，说明通过语言比较，可以澄清\*la“茶”类词的起源与传播模式，即\*la“茶”起源于藏缅语的\*s-la“叶子”>“茶”，从彝语传播到傣语，再经由傣语传播到部分孟-高棉语（如布朗语、佯语）。

[关键词] 语义演变 语言接触 词汇传播 \*la“茶”

### 一 语义演变造成新词的模式

一个语言系统内，词语的语义经常变化，产生新词，并造成词汇的替换，例如：（汪锋、王士元 2005）

	树木	种植
- 211 B.C. （战国前）	木	树
206 B.C. - 23 （战国-西汉）	木/树 <sup>①</sup>	树
25 - 100 （东汉）	树/木	
100 - 220 （东汉）	树	

如上所示，汉语中“树”这个形式自战国时期开始从“种植”义变到“树木”义，跟首先表示“树木”义的“木”产生竞争，这一态势一直持续到东汉，最终“树”获得胜利。<sup>②</sup>

\* 本研究得到以下项目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中国语言及方言的语言接触类型和演化建模研究”（项目号 14ZBD10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严格语音对应的汉语与民族语关系字专题研究”（项目号 13AZD051）。初稿承杨海潮、秋谷裕幸诸位师友及《民族语文》审稿专家和责任编辑指正多处，谨此一并致谢。

<sup>①</sup> 更常用的列在斜线左边。

<sup>②</sup> 参见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1-87页。

如果以 F 表示形式，M 表示意义，T 表示时间，以上演变模式可以总结为下表：<sup>①</sup>

	M1	M2
T1	F1	F2
T2	F1	F1/F2
T3		F1

还有一种常见的模式是语义变化造成新词，但并不造成词汇的替换，<sup>②</sup>例如：

	听治	厅堂
- 206 B.C. (先秦)	听	
206 B.C - 266 (汉-魏)	听	听
266 - (六朝)	听	厅

汉语中的“听”这个形式在汉魏时期从“听治”义变出“厅堂”义，<sup>③</sup>演变出来的“厅堂”义是语义创新，之前没有一个单独词汇形式来承担该意义，也就是这一语义变化创造了一个新词 F1 “M2”（听“厅堂”）。

## 二 词汇借贷造成新词的模式

如果一个语言向其他语言借贷词汇，常见的情形也有两种，即替换性借贷和互补性借贷（参见陈保亚 1996:83-86）。替换性借贷是指受借语言中的词汇被施借语言中的词汇替代，从形式和意义配合的角度来讲，是指借贷的施受双方在接触之前各自用不同的形式来表达同一词义，接触之后，施借语言借来的新词与受借语言的旧词就产生了竞争，并最终造成词汇替换，例如：

	傣语中的汉语借词	傣语中的原词
姐	tɕie <sup>51</sup>	pi <sup>55</sup> sa <sup>35</sup>
煮	tso <sup>53</sup>	tom <sup>31</sup>

该模式可以概括为：

	受借语言	施借语言
	M1	M1
T1	F1	F2
T2	F1/F2←	F2

<sup>①</sup> 当然，也有很多是 F1 竞争失败的情况，比如，在 T3 时，M2 仍只由 F2 承担。

<sup>②</sup> 系统内部造新词填补空缺的方式还有派生法等，但都涉及形式和意义两方面的变化，具体机制与此不同。

<sup>③</sup> 参见洪成玉：《词的义层》，《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 年第 1 期，第 69-73、77 页。

互补性借贷是指受借语言中的词汇从形式到意义都是从施借语言中借入，在与施借语言接触之前，受借语言中没有该词，就没有竞争的情况出现，例如：（周耀文、罗美珍 2001:337）

	傣语中的汉语借词	傣语中的原词
铁	lek <sup>9</sup>	无

该模式可以概括为：

	受借语言	施借语言
	M1	M1
T1	-	F1
T2	F1←	F1

对受借语言而言，F1“M1”就是一个新词。从传播角度上来讲，就是从施借语言传递到受借语言。

### 三 词汇的内部传播与外部传播

新词（形式新或者意义新）既可以源于语言内部，也可以借自语言外部。这一区分的前提是语言内部和外部之间的界限存在。（Wang 2006；汪锋 2012）任何语言形式的传播都要依靠使用语言的个体来实现，而语言的个体由于某种共同性形成不同的语言群体。下图表示一项创新（新词）从语言群体 L(I) 传播到 L(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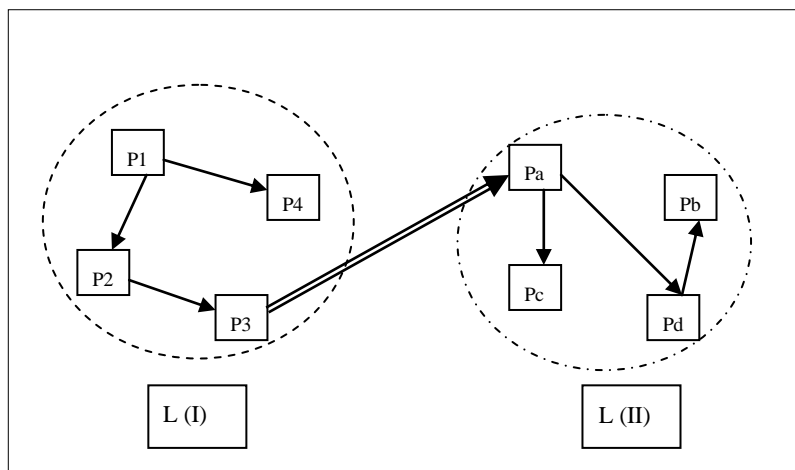


图1 词汇创新在语言内部传播

如果在语言群体 L(I)（包括个体 P1、P2、P3、P4）和 L(II)（包括个体 Pa、Pb、Pc、Pd）之间没有边界，那么从 P3 到 Pa 的传播就和其他内部传播一样了（比如 P1 和 P2，或者 Pd 和 Pb 之间的传播）。然而一旦由于某些原因，二者之间的边界得以形成，个体 P3 和 Pa 之间的传播就不再与其他传播一样，而变成了所谓的借用（或者说外部传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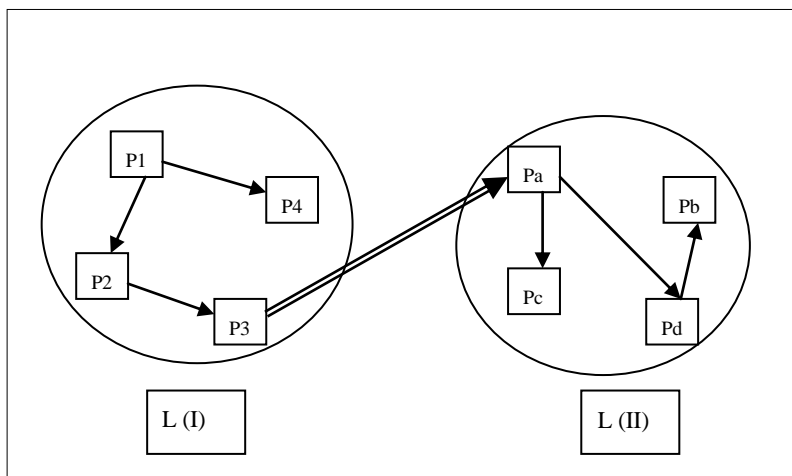


图2 词汇创新在语言外部传播

在承认语言边界的前提下，综合第一节的外部语义演变和第二节的外部借贷，新词的出现至少有四种模式。因此，如果要讨论某语言中某个词的来龙去脉，就要根据各种证据来确定这个新词的传播过程属于以上模式中的哪一种。为了确定某语言中的某个新词的来源，有两个关键问题要考虑：1. 传播链条的确立。建立词汇之间的关系需要根据历史比较法，即，建立严格的语音对应和语义关联，通过分析不同的对应模式或者通过语音相似与语音对应的不同来分析联系上的不同。2. 时间深度的测算。新词是相对于之前的状态来说的，传播需要时间，先后顺序就与传播方向密切相关。

#### 四 \*la“茶”的起源与扩散

茶起源的确切地区和时代目前没有定论，但主要证据都倾向于距今 2000 年左右，（参见陈宗懋、杨亚军 2001:1-9）相对于语言的历史而言，这个年代就比较晚了。在讨论茶的起源和扩散中，语言证据有重要的作用。不同语言之间“茶”的词汇形式在历史上的关联，同源或者借贷，对茶文化的传播路线提供了很重要的依据。（周振鹤、游汝杰 1986:129-131）

前人研究早就注意到“茶”在喜德彝语中的 $la^{55}$ 和南涧彝语中的 $la^{21}$ ，（陈士林等编著 1985:249）布朗语（李道勇等编著 1986:100）中的“茶” $la^{74}$ （新曼俄话）、 $la^2$ （关双话）和西双版纳傣语（喻翠容 1980:119）中的 $la^4$ 都相似，为讨论方便，这些都称为\*la“茶”类词。前人研究推测这些\*la“茶”类词有共同的源头，但对于其起源地点和传播的情况却众说纷纭。一种看法是：“傣族属于百越系统，但是在对茶的称呼上与其他百越民族不同，而是与云南周围其他民族语言有关，说明傣族的饮食习俗是到达云南之后，从周围民族学习来的。”（李炳泽 2002:93-94）也有与此不同的看法，如：“藏缅、孟-高棉语族……分别有部分语言具有la、le之类的语音形式，基本上为云南地区的藏缅、孟-高棉语言，很有可能是借自傣语（ $la^4$ “茶”）的。”“将侗台语固有词‘茶’原始形式拟为\* $gla$ ，其分别演变为各侗台的k-和l-声母，且与早期汉语中几种‘茶’的异名‘檟、皋卢、过罗、枸罗、瓜卢’读音接近。”（李锦芳 2002:101-103）

以上讨论涉及到三个语族：彝语所属的藏缅语族，布朗语所属的孟-高棉语族、傣语所属的侗台语族。随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进展，这三个语族的谱系分支研究都能提供更详实的纵向传递的大背景。在此基础上，下文我们主要通过历史比较研究，来探讨\*la“茶”类词在各语言中的传播。

#### 4.1 \*la“茶”与藏缅语

基于中国境内彝语方言的语音对应，可以重构原始彝语的\*lb<sup>9</sup>“茶”，在各个方言中的对应形式如下：（汪锋 2013）

词目	级	喜德	武定	江城	巍山	撒尼	南华
茶	1	la <sup>55①</sup>	lu <sup>55</sup>	lo <sup>21</sup>	la <sup>21</sup>	lb <sup>11</sup>	lo <sup>21</sup>

Matisoff (2003:48) 在原始藏缅语中并没有为“茶”单独重构一个形式，而是重构了“叶子/茶”的原始藏缅语形式\*s-la。\*s-前缀应该是子语言中h-的来源，\*s->h-的变化，进而造成之后声母的清化是常见的变化。藏文的s-常常对应彝语里的h-或辅音的清化，（周德才 2005:16）例如：

	藏文	彝语
熟（果子）	smin	hman <sup>1</sup> （缅文）
穗	sn̥e	hn̥ <sup>22</sup> （缅语）

Matisoff 认为“茶”是从“叶子”演变出来的，这其实是接受了 Benedict (1972:146) 的看法：

Pwo 语和 Sgaw 语 la“叶子”；参见藏缅语\*lap（上文）和下文：（486）Magari<sup>②</sup>语 hla，Vayu 语和 Chepang 语 lo < \*la，Kiranti 语\*la（Kulung 语 la，Rongdong 语 la-bo，Lambichong 语 lä-phak，Limbu 语 pella），Dhimal 语 hla-ba，Mikir 语 lo < \*la（藏缅语\*la）；同时参见缅语 lak-phak~läbhak“茶”和 Lambichong 语形式。

\*s-la这一形式在其他藏缅语中还保持着“叶子”的早期意义，而在现代彝语中几乎都变成了“茶”。也就是说，\*la“茶”是彝语的创新。这就符合内部语义创新造成新词而无旧词替换的模式，如下表所示：

	叶子	茶
T1	*s-la>hla	-
T2	-	*la

不同的藏缅语发展状况不同，折射出不同的时间阶段。T1 阶段有 Magar 等语言代表；T2 阶段可以由彝语各方言代表。

但细究语言之间的对应，据《藏缅语族语言词汇》（黄布凡主编 1992），缅文“茶”可转写为lak<sup>4</sup>phak<sup>4</sup>，原始藏缅语的\*s-la可能与lak<sup>4</sup>并无渊源，因为韵尾-k的增生无法解释。缅文

① 如果是 21 调，则符合\*9 调的对应规则。其不规则的原因尚不清楚。

② 应该是 Magar 语，主要分布在尼泊尔中部和东部。可以分成东西两种方言。

的这一复合词也可以解释为“手”+“树叶”，与当地人们手拌咸茶的习俗契合，这一构词就与原始藏缅语的\*s-la无关了。这一解释的理据并不强。值得注意的是，缅文“茶”也有另外的转写，如 Matisoff (2003) 的转写是lə phak，缅语支的 Marma 语中“茶”也是lə phaʔ (Huziwara 2008)，据此又可以推测在缅语中“茶”经历了\*s-la到lə的发展过程。

缅文lak<sup>4</sup> phak<sup>4</sup> (或lə phaʔ) 牵涉到“叶子”的重构。根据中国彝语方言的情况，可以重构为\*phq<sup>7</sup> “叶子”，对应如下：(汪锋 2013)

词目	级	喜德	武定	江城	巍山	撒尼	南华
叶子	2	(t̪chi <sup>34</sup> t̪chi <sup>33</sup> )	phq̄ <sup>55</sup>	phi̯ <sup>21</sup>	phi̯ <sup>21</sup>	phe <sup>21</sup> (ɬɔ <sup>11</sup> )	phɛ <sup>55</sup>

注意，汪锋(2013)中该原始形式评定级别是2级，也就是，还不能确定是现代所有彝语方言的共同形式，其时间深度或许在喜德彝语和其他方言分开之后。据《彝汉简明词典》(1984)，撒尼彝语中的“叶子”是一个复合形式，phe<sup>21</sup>ɬɔ<sup>11</sup>，两个音节都是“叶子”的意思，phe<sup>21</sup>“叶子”作为自由语素构成phe<sup>21</sup>phi<sup>55</sup>“吹的叶子”，phe<sup>21</sup>se<sup>33</sup>yo<sup>21</sup>“杷果叶”，而ɬɔ<sup>11</sup>“叶子”使用受限，常常要跟phe<sup>21</sup>“叶子”连用才行。可见，ɬɔ<sup>11</sup>“叶子”是一个衰退形式。比较撒尼彝语中的“茶”ɬɔ<sup>11</sup>，二者只是在声母上有清浊的分别，如果追溯到早期的藏缅语形式\*s-la (Matisoff 2003)，撒尼彝语中这一“叶子”的衰退形式或许正反映了\*s-la“树叶”→hla“树叶”→ɬa“茶”这一演变的中间阶段。<sup>①</sup>这也可表明\*phq<sup>7</sup>“叶子”相比\*s-la“叶子”而言，是更晚近的创新形式。

除此之外，Matisoff (2003:317) 还为原始藏缅语重构了\*r-pak “叶子”，如下：

	原始藏缅语/ 原始彝语	STC <sup>②</sup>	TSR <sup>③</sup>	藏文	景颇语	缅文	拉祜语	米佐语	Garo 语
叶子	*r-pak	#40	#29	---	phàʔ	phak	phàʔ	---	---

这其实也与 Benedict (1972:23) 一致，如下：

(40) Kiranti 语\*phak (Waling 语suŋ-phak, Lambichong 语lăphak, Yakha 语sum-phak, Balali 语siŋ-bak) “叶子”，缅语phak “叶子”(被认为是一种用品)，很可能也有克钦语pha “茶树”(缅语lak-phak~lăbhak “茶”)。

Matisoff (2003:321) 还重构了另外一个原始藏缅语形式：\*rwak “叶子”，如下：

	原始藏缅语	STC	TSR	藏文	景颇语	缅文	拉祜语	米佐语
叶子 <sup>f</sup>	*rwak	---	---	---	---	rwak	---	---

f. 同样参见阿昌语(陇川) a<sup>31</sup> xzoʔ<sup>55</sup>, 载瓦语 a<sup>21</sup> xaʔ<sup>55</sup>, 浪速语 foʔ<sup>55</sup>。彝语之外的同源词，包括：嘉绒语 t̪ɔ jwek, 土家语 yue<sup>55</sup>tha<sup>55</sup>(《藏缅语语音和词汇》#224)。见 Matisoff 1991c:102。

<sup>①</sup> 墨江哈尼语也如此，“茶”pha<sup>31</sup>ja<sup>31</sup>。

<sup>②</sup> 指 Benedict (1972).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编号引自周法高：《上古汉语和汉藏语》，《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卷第1期，1972年，第159-237页。

<sup>③</sup> 指 Matisoff (1972). *The Loloish Tonal Split Revisited*. Research Monograph #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enter for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Studies.

注意，以上两种原始形式都有缅文的证据，\*r-pak根据的是复合词中的形式phak<sup>4</sup> (lak<sup>4</sup> phak<sup>4</sup> “茶叶”)，而\*rwak根据的是自由的“叶子”形式。一般来说，复合词中的词根形式可能保留了早期的自由形式。另一种可能是\*r-pak的弱化形式造成了\*r-wak，如 Benedict (1972) 就认为\*r-pak的弱化形式造成了\*r-wak。<sup>①</sup>

以上 Matisoff 为原始藏缅语重构的\*r-pak “叶子”、\*rwak “叶子”，与原始彝语的\*phq<sup>7</sup> “叶子”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叶子”作为核心词汇，在原始藏缅语的阶段如果同时有两三种形式存在则可能性很小。根据上文的讨论，我们认为原始藏缅语最早的“叶子”是\*s-la，\*r-pak是较晚产生的另一形式，而\*r-wak是其弱化形式，\*phq<sup>7</sup>是其在彝语支中进一步音变的结果。

景颇语提供了一种新情况，lap<sup>31</sup> “叶子”，pha<sup>31</sup> “茶”。(参见刘璐编著 1984) pha<sup>31</sup> 可以跟缅语的phak<sup>4</sup>对应，或者说从原始藏缅语的\*r-pak “叶子”演变而来。景颇语的-ʔ对应缅文的-k，可参看以下例子：<sup>②</sup>

	景颇语	缅文
脑子	nuʔ <sup>55</sup>	ʔu-hnok (Matisoff 1987)
眼睛	mjiʔ <sup>31</sup>	myak (Benedict 1972)
织	taʔ <sup>31</sup>	tak (Marrison 1967), jak (Benedict 1976)
爱	ʒoʔ <sup>31</sup>	krok <sup>4</sup> (黄布凡主编 1992)
裂开	kaʔ <sup>31</sup>	ak (Benedict 1976)
破	woʔ <sup>31</sup> (罐子破了)	pwak (煮破) (Benedict 1976)
六	kuʔ <sup>55</sup>	khrok (Benedict 1976)

在“叶子”→“茶”这一演变发生之后，景颇语引入了新的lap<sup>31</sup> “叶子”，这一新词又从何而来呢？Matisoff (2003:336) 还重构了一个原始藏缅语形式\*lap “叶子”，如下：

原始藏缅语 STC TSR 藏文 景颇语 缅文 拉祜语 米佐语 Bodo-G.

叶子 \*lap<sup>g</sup> #321 --- lob-ma<sup>h</sup> lap --- --- --- ---

g. 另参见 Kanauri 语 lab, Takpa 语 blap, Nung 语 sɔlap.

h. 所引的藏语形式是“藏语西支”(Jäschke 1881:552); 标准藏文为开音节: lo-ma.

独龙、格曼登 (lap<sup>53</sup>) 中的“叶子”也能支持这一形式。<sup>③</sup>也就是说，这一原始藏缅语 \*lap “叶子”应该比\*r-pak “叶子”更晚。

根据以上比较，藏缅语这些语言中涉及到“叶子”→“茶”的演变图景可推测如下：

	叶子	茶	代表语言
T1	*s-la>hla	-	Magar; Dhimal

<sup>①</sup> “...we reconstruct TB (and TK) \*r-pat, with \*p->w- generally after the prefix, but with Nung and Meithei maintaining the stop (text); Burmese has a parallel development in TB \*(r-)pak “leaf” (n. 77) (K p<sup>h</sup>a “tea” would be an early loan from Burmese in this analysis, since Kachin has wot “leech”).”

<sup>②</sup> 有一种说法是：景颇语的pha<sup>31</sup> lap<sup>31</sup>是“叶子煮的粥”(参见李炳泽 2002:94)。在景颇语中pha<sup>31</sup>确实有“粥”义，景颇族有将茶叶腌制起来做菜的习俗，但以此将“茶叶”和“粥”联系起来的理据并不强。

<sup>③</sup>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形式与上古汉语“叶”ljap相似 (黄布凡主编 1992; Baxter 1992)。

T2		hla	la <sup>①</sup>	彝语（撒尼），哈尼
T3	→	*r-pak/hla	la	彝语
T4		*r-pak > phq <sup>7</sup>	la	彝语
T3		*r-pak > pha <sup>ʔ31</sup>	pha <sup>ʔ31</sup>	景颇
T4	→	lap <sup>31</sup>	pha <sup>ʔ31</sup>	景颇

由于彝语中的\*lb<sup>9</sup>“茶”与\*s-la>hla>ɬb“叶子”一直保持着音韵上的对立，如上文所示，在一些彝语方言中以声母或者声调交替来体现，这符合变音构词的模式，以“叶子”的音韵形式为基础，改变某一部分，创造新形式来表达与之语义密切相关的新意义“茶”。<sup>②</sup>而景颇语中则采用了另一种模式，\*r-pak“叶子”变为新词pha<sup>ʔ31</sup>“茶”，就留下了一个语义空格，又由一个新词lap<sup>31</sup>“叶子”填充。<sup>③</sup>

#### 4.2 \*la “茶” 与孟高棉语

据《布朗语简志》，“茶”与“叶子”在中国云南境内布朗语的两种方言中分别为：

	茶	叶子
新曼俄	la <sup>ʔ4</sup>	la <sup>ʔ1</sup>
关双	la <sup>2</sup>	lha <sup>ʔ1</sup>

Paulsen (1989) 结合《布朗语简志》新曼俄话、云南的 Kontoi 话<sup>④</sup>和泰国境内 Samtao 话构拟出原始布朗语“叶子”形式 \*lha<sup>ʔ1</sup>：

词目	原始布朗语	Kontoi	新曼俄	Samtao
叶子	*lha <sup>ʔ1</sup>	lha <sup>ʔ1</sup>	la <sup>ʔ1</sup>	la <sup>ʔ1</sup>

Paulsen 指出，新曼俄话中 4 调大部分出现在复合词前一音节或借词中。新曼俄 CV<sup>ʔ4</sup>与关双 CV 音节明显对应有以下词语：（附临近的西双版纳傣语，下称“西傣”）

	新曼俄	关双	西傣
水田	na <sup>ʔ4</sup>	na <sup>2</sup>	na <sup>2</sup>
五月	nvn <sup>1</sup> ha <sup>ʔ4</sup>	dvn <sup>1</sup> ha <sup>2</sup>	dən <sup>1</sup> ha <sup>3</sup>
九月	nvn <sup>1</sup> kau <sup>ʔ4</sup>	dvn <sup>1</sup> kau <sup>2</sup>	dən <sup>1</sup> kau <sup>3</sup>
茶	la <sup>ʔ4</sup>	la <sup>2</sup>	la <sup>4</sup>
革命	ke <sup>ʔ4</sup> mi <sup>ʔ2</sup>	kei <sup>ʔ2</sup> a <sup>ʔ2</sup>	kə <sup>4</sup> min <sup>5</sup>
落后	lo <sup>ʔ4</sup> hvu <sup>1</sup>	lo <sup>2</sup> hvu <sup>1</sup>	lo <sup>4</sup> xəu <sup>5</sup>
双~鞋	ku <sup>ʔ4</sup>	ku <sup>2</sup>	ku <sup>6</sup>
尺	mei <sup>ʔ4</sup>	mai <sup>2</sup>	mai <sup>4</sup>

① 彝语支声调演化的情况尚不清晰，故暂不列出声调。

② 类似的音变构词机制在汉语历史上很常见，参见孙玉文（2015）。

③ lap<sup>31</sup>“叶子”的源头目前并不清楚，尚待进一步研究。

④ Paulsen 调查的一种云南布朗语。



也	koŋ <sup>4</sup>	ku <sup>1</sup>	ko <sup>4</sup>
八哥	leŋ <sup>4</sup>	li <sup>2</sup>	nok <sup>8</sup> eŋ <sup>3</sup>
箭	tieŋ <sup>4</sup>	ti <sup>2</sup>	puu <sup>1</sup>

其中布朗语与西傣无明显匹配的仅“八哥”与“箭”，<sup>①</sup>而其他如反映农业生产的“水田”以及反映历法的月份等，都有对应的傣语词汇，la“茶”也在其中。同时它也与Sidwell (2010)为原始德昂语(Proto-Palaungic)重构的形式\*miəm“茶”相差较大。因此，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这些都是布朗语从傣语中借入的词汇。从声调对应规则进一步来看，“茶”在布朗语新曼俄话为4调，关双话为2调，我们找到以下语素也呈现出同样的对应关系：

	新曼俄	关双	西傣
多少	pvn <sup>4</sup> muŋ <sup>4</sup>	ponŋ <sup>2</sup> moŋ <sup>2</sup>	xa <sup>6</sup> dai <sup>1</sup>
哪里	man <sup>4</sup> muŋ <sup>4</sup>	tauŋ <sup>2</sup> moŋ <sup>2</sup>	nai <sup>1</sup> , ti <sup>6</sup> nai <sup>1</sup>

相比上表中的文化、生活词汇而言，表疑问的语素相对更为基本。它们在形式上与傣语和汉语都相差很远，布朗语中的疑问语素muŋ<sup>4</sup>/moŋ<sup>2</sup>不像是横向传递而来的。这一组对应代表了两种方言CVŋ<sup>4</sup>与CVŋ<sup>2</sup>对应的现象，与“茶”在两种方言中分别为laŋ<sup>4</sup>和la<sup>2</sup>（一个有喉塞尾，另一个没有）的对应规律不一致。不同的对应规律要么体现时间层次上的不同音变规律，要么体现传播模式上的不同。我们还没有发现合理的历史音变来解释它们，而如果用外部借用来解释则要容易很多，即布朗语中“茶”是借词的可能性很大，因为目前发现的西傣的4调借到布朗语新曼俄话中时都会增加一个喉塞尾（除非已有鼻韵尾）。

根据颜其香、周植志(1995)，我国境内佤语支语言中“叶子”形式比较统一。Diffloth (1977)也构拟了原始佤语中的“叶子”\*hla。而“茶”的说法有多种形式，可以分为“la形”、“tcha/tja形”，以及其他，其中“la形”有：

	曼俄 <sup>②</sup>	胖品	甘塘	曼买	南谦	细允	大芒糯	中课	关双	马散	岩帅
树叶	laŋ <sup>55</sup>	laŋ <sup>55</sup>	la <sup>55</sup>	laŋ	kvɪ na	laŋ <sup>55</sup>	laŋ	lhaŋ	lhaŋ <sup>1</sup>	laŋ	lhaŋ
茶	laŋ <sup>31</sup>	la <sup>31</sup>	la <sup>35</sup>	la	la	laŋ <sup>55</sup> la <sup>11</sup>	la	la	la <sup>2</sup>	tcha, la	tchaŋ, la

非“la形”的有：

	孟永	硝厂沟	南虎	茶叶箐	马散	岩城	班洪	大寨	完冷	勐永
树叶	laŋ	la	la	la <sup>51</sup>	laŋ	laŋ	lhaŋ	nu <sup>55</sup>	laŋ	laŋ
茶	tʃa tʃu	ʔa nau	za zu	ʒa <sup>31</sup> ʒu <sup>51</sup>	tchaŋ	tchuvŋ	tchaŋ	nu <sup>51</sup>	tshaŋ	tʃa tʃu

它们在地图上的分布如下：

<sup>①</sup> 这两个词的来源有待进一步研究。

<sup>②</sup> 即布朗语新曼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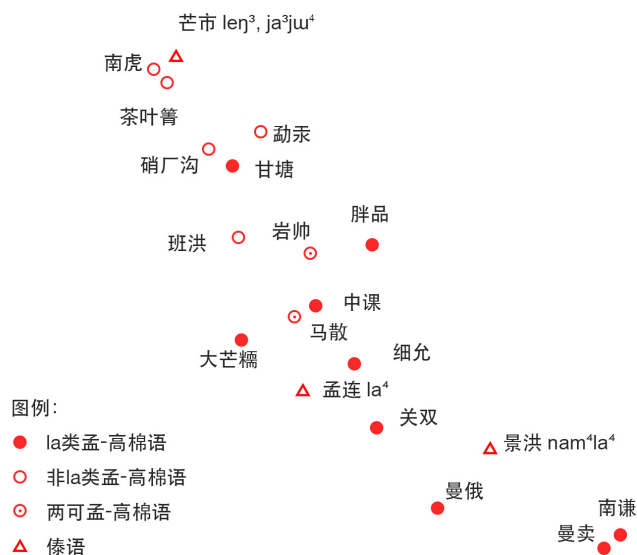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境内孟-高棉语“茶”语音形式分布

可见，“la形”主要集中在南部，而非“la形”集中在北部。而南部“la形”恰好与西傣相一致，北部非“la形”的南虎、茶叶箐等方言点的形式与德宏傣语（下称德傣）说法相近。从地图上可以看到新曼俄布朗语与西傣密切相邻，据李道勇等编著（1986:1）“在西双版纳的布朗族大多会讲或会听一些傣语”，即两种语言有一定的接触。“茶”在新曼俄话中的4调为低降调，与西傣“茶”la<sup>11</sup>（低调）在调值上接近（西傣无低降调）。

除词汇借贷之外，中国孟-高棉语如布朗语中，la“茶”类词是否也有可能由\*hlaʔ“树叶”演变而来呢？我们认为这一可能性很小，因为在所列佹语方言la“茶”类词中，“树叶”与“茶”的形式均呈现系统的声母、韵母、韵尾的区别。若假设la“茶”类词由\*hlaʔ“叶子”演变而来，则很难解释为什么需要在音节的三个不同方面都有对立来区分两个词，也不符合常见的音变构词模式。

另外，我们查阅了东南亚孟-高棉语族语言各词典及词汇表，<sup>①</sup>仅发现在Bahnaric语支中Bahnar语hlaacee“茶”以及德昂语支U语（云南双江县沙河区邦协村，即布朗语乌方言）中lâ“茶”与la形式有相似之处，只占所考查的32种语言的6.2%。而其中，Bahnar语中cee的意思为“布”，而hlaa意思为“叶子”，也即32种语言中仅中国境内的U语的lâ“茶”为la类词。而Svantesson（1988）也认为U语中的lâ“茶”可能为借词，其来源为傣语。东南亚孟-高棉语不同说法的“茶”分布如下图：

<sup>①</sup> <http://www.sealang.net/monkmer/diction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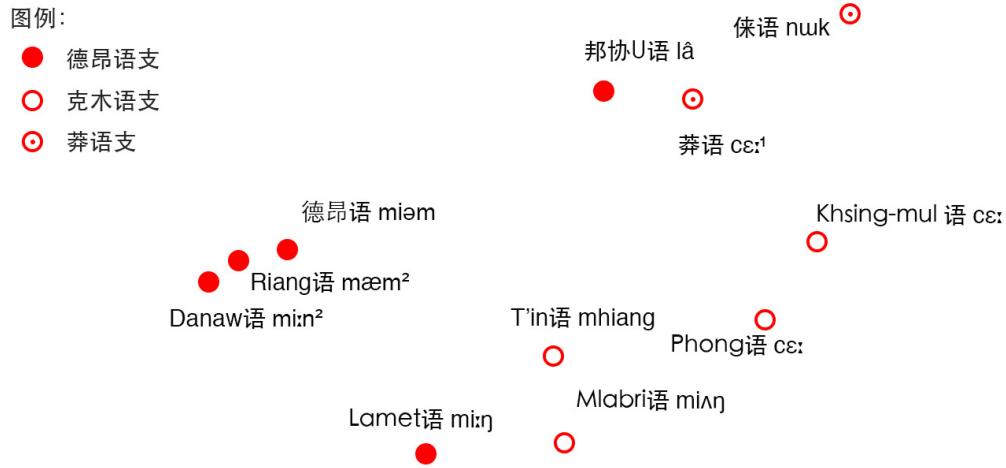


图4 东南亚孟-高棉语“茶”语音形式分布

由图3图4可知孟-高棉语德昂语支中“茶”的说法呈现明显的地域性：在缅甸、泰北主要是miəm类，在中国境内的佤语主要是la或者tcha类。另外，孟-高棉语不同语支也呈现出地理上的而非语支内部的区别：东部接近ce类，西部接近miəm类，北部接近la/tcha类。

如前所述，Sidwell（2010）为原始德昂语构拟了“茶”\*miəm这个形式。而佤语为其下属分支，根据我们的田野调查，在佤语马散土语中虽然la“茶”为常见形式，但当地仍有人知道“茶”还有更古旧的形式mym。由于中国境内的其他德昂语支语言都没证实有miəm类说法，境内的德昂语（允欠）“茶”的形式为ja juu，而miəm类说法又主要按地域分布并且跨语支，我们倾向于认为miəm、ce、la、tcha都是后起说法。可以说在佤语支部分语言中出现的\*la类形式是晚近创新：

	叶子	茶	代表语言
T1	*hlaʔ	-	
T2	*hlaʔ>hlaʔ	*miəm>miəm	境外德昂语
T3	lhaʔ¹	la²	布朗语关双话

Shorto 等（2006）为原始孟-高棉语构拟了“叶子”的形式：\*slaʔ。<sup>①</sup>在其他南亚语中“叶子”仍可以找到比较明显的对应，而“茶”的说法就比较多样了，比如有：（颜其香、周植志 2012:631、638）

	叶子	茶
京语	la <sup>5</sup>	tse <sup>2</sup>

<sup>①</sup> Schuessler（2000）在评论中提出彝缅语的\*la和泰语的la“茶”可能都源自南亚语的\*sla“叶子”。但如上所说，本文认为这一推测证据不足。

巴琉语	lɔ <sup>11</sup> ʔɔ <sup>53</sup>	mək <sup>31</sup>
莽语	ma <sup>31</sup> la <sup>51</sup>	la <sup>31</sup> yum <sup>31</sup> tɕeɽ <sup>31</sup>
布庚语	lou <sup>24</sup>	tɕha <sup>31</sup>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孟-高棉语中\*la “茶”类词为借词，根据其语言接触的情况，其最可能的来源为傣语。为什么借贷方向不是从孟-高棉语到傣语呢？正如下文将说明的\*la “茶”类词在傣语中分布广泛且出现的时间较早，如果其来源为孟-高棉语支语言则很难解释佤语中晚近的由 mɔm 转用为 la 的现象。因此\*la “茶”类词由傣语传入佤语比由佤语传入傣语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 4.3 \*la “茶” 与傣语

据《傣语简志》（喻翠容 1980:115、119）：

	叶子	茶
西双版纳傣语	bai <sup>1</sup> , fə <sup>1</sup> , tɔŋ <sup>1</sup> （大叶）	la <sup>4</sup>
德宏傣语	la <sup>4</sup>	fə <sup>1</sup> leŋ <sup>3</sup>

据周耀文、罗美珍（2001:210、250），傣语不同方言中“叶子”、“茶”、“茶叶”的说法有：

	叶子	茶	茶叶
芒市	mau <sup>6</sup>	leŋ <sup>3</sup> , ja <sup>3</sup> ju <sup>4</sup>	fə <sup>1</sup> leŋ <sup>3</sup>
孟连	va <sup>6</sup>	la <sup>4</sup>	fə <sup>1</sup> la <sup>4</sup>
景洪	bai <sup>1</sup> , fə <sup>1</sup>	nam <sup>4</sup> la <sup>4</sup>	je <sup>5</sup> la <sup>4</sup>
金平	vau <sup>1</sup>	la <sup>4</sup> , tɕe <sup>2</sup>	vau <sup>1</sup> la <sup>4</sup>
元阳	vau <sup>1</sup>	nam <sup>4</sup> fu <sup>1</sup> la <sup>4</sup>	fu <sup>1</sup> la <sup>4</sup>
武定	vəi <sup>1</sup> , fə <sup>1</sup> （大叶）	tʂha <sup>4</sup>	vəi <sup>1</sup> tʂha <sup>4</sup>
元江	vau <sup>1</sup>	la <sup>4</sup>	vau <sup>1</sup> la <sup>4</sup>
马关	bau <sup>1</sup>	tsha <sup>4</sup>	bau <sup>1</sup> tsha <sup>4</sup>
绿春	vai <sup>2</sup> fu <sup>1</sup>	lɔ <sup>4</sup>	vai <sup>2</sup> lɔ <sup>4</sup>

其中“茶”主要有la类（包括leŋ<sup>3</sup>）和tsha类。在芒市和金平“茶”都有两种说法，而只有其中一种进入复合词“茶叶”中，一般认为复合词中语素保留了更原始的说法，因此两地中leŋ<sup>3</sup>和la<sup>4</sup>应比对应的ja<sup>3</sup>ju<sup>4</sup>和tɕe<sup>2</sup>更早。

从傣语“茶”分布图中可以看到，tsha类的武定和马关位于傣语分布边缘地区，有两种说法的芒市和金平也位于较边缘地区。需要注意的是芒市的另一种说法ja<sup>3</sup>ju<sup>4</sup>与孟-高棉语南虎za zuu和茶叶箐za<sup>31</sup> zu<sup>51</sup>相似，几者相距也不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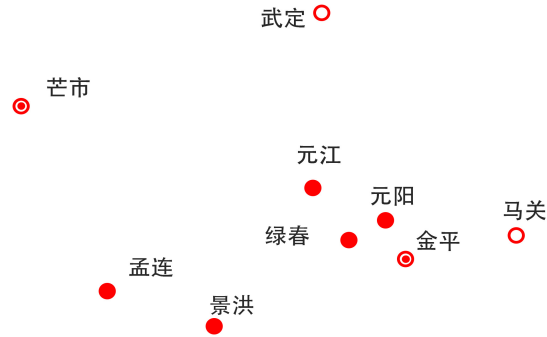


图5 我国境内傣语分布

再进一步看侗台语。根据 Edmondson & Solnit (1997) 的分类, 傣语属于台语西南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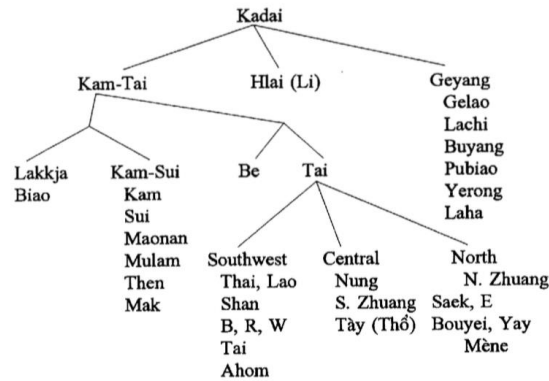


图6 据 Edmondson 及 Solnit (1997:2) 的台-卡岱语谱系图

Pittayaporn (2009) 构拟了原始台语“叶子” (330) 和“茶” (332) 的形式, 都并非 \*la, 如下:

	PT	Siamese	Saqa	Bao Yen	Cao Bang	Lungchow	Shangsi	Yay	Saek
叶子	*bau <sup>A</sup>	baj <sup>A1</sup>	bau <sup>A1</sup>	bɔu <sup>A1</sup>	bɔu <sup>A1</sup>	bau <sup>A1</sup>	boy <sup>A1</sup>	bau <sup>A1</sup>	bɔ: <sup>A1</sup>
茶	*ja: <sup>A</sup>	cha: <sup>A2</sup>			za: <sup>A2</sup>	ca: <sup>A2</sup>	sa: <sup>A2</sup>	sa <sup>A2</sup>	sa: <sup>A2</sup>

根据《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所列在我国境内的 10 种侗台语中, 仅傣语两种方言“茶”的形式为 la 类:

	树叶	茶
壮语	bau <sup>1</sup> , ɣo:ŋ <sup>1</sup>	ɕa <sup>2</sup>

布依语	bau <sup>1</sup> , zoŋ <sup>1</sup>	ca <sup>2</sup>
临高话	bo <sup>2</sup> dun <sup>3</sup>	sa <sup>2</sup>
傣语西双版纳方言	băi <sup>1</sup> mǎi <sup>4</sup> , fɿ <sup>1</sup> mǎi <sup>4</sup>	la <sup>4</sup>
傣语德宏方言	mau <sup>6</sup> mai <sup>4</sup>	leŋ <sup>3</sup> , fa <sup>1</sup>
侗语	pa <sup>5</sup>	ce <sup>2</sup>
仡佬语	fa <sup>5</sup>	tɕa <sup>2</sup>
水语	wa <sup>5</sup> mai <sup>4</sup>	tsja <sup>2</sup>
毛难语	va <sup>5</sup>	tɕa <sup>2</sup>
黎语	beu <sup>1</sup> tshai <sup>1</sup>	de <sup>1</sup>

傣语的“茶”与其他同语支语言的差异原因有两种可能：其一是“茶”la类词为创新，发生在傣语从台语西南支中分离出来之后；其二是“茶”la类词为存古，其他台语西南支“茶”都是后来的创新变化。若如第二种可能所言，存古只在少数傣语方言中，而在其他众多语言中都毫无遗迹，这样的词汇替换不太常见，而且该假设还导致了更多的问题，比如，这些非la形式的创新是如何出现的？因此，第一种情况是更为简洁的假说。根据李方桂（Li Fang-kuei 1976）的比较构拟，原始台语“茶”构拟为\*ja<sup>A</sup>，Pittayaporn（2009）也采用了同样的重构形式，也就是，从语言的分布来看，傣语中的la形式也很难上推到原始台语阶段。

如果傣语的“茶”la类词产生在其从台语西南支中分离后，那它的来源是语言内部演变造成的创新还是来自其他语言的词汇借贷呢？如果是语言内部演变，我们目前没有发现可能的词语来源，至少不是最可能的“叶子”\*baŋ<sup>A</sup>；如果是语言间借贷，则可能性较大，即傣语的“茶”la类词来自与藏缅甸语的接触，可能是与傣语相邻分布的彝语。

另外一个问题是傣语的“茶”la类词是在什么时间产生的？通过内部比较注意到，傣语中的“茶”la类词均为4调（除芒市leŋ<sup>3</sup>外<sup>①</sup>），调类一致，而不同方言中的调值（周耀文、罗美珍 2001:64）并不相同，其中元阳高降调和绿春的高平调与其他方言的低降调差异较大。另外，元阳另有调值为低降21的第3调，绿春虽然没有低降调，不过有中平33调和曲折213调似乎都比高平55调更接近低降调。

	茶	茶 la类音节调值
芒市	leŋ <sup>3</sup> , ja <sup>3</sup> ju <sup>4</sup>	31（4调为53）
孟连	la <sup>4</sup>	31
景洪	nam <sup>4</sup> la <sup>4</sup>	11
金平	la <sup>4</sup> , tɕe <sup>2</sup>	31
元阳	nam <sup>4</sup> fu <sup>1</sup> la <sup>4</sup>	53
元江	la <sup>4</sup>	32
绿春	lb <sup>4</sup>	55

<sup>①</sup> 关于德宏傣语leŋ<sup>3</sup>与其他方言la形式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早期共同语时期的借词现在各方言中调类同而调值异；而各方言分化后分别借入的晚期借词调值同而调类异，比如：

	买(市)	笔	3 调调值	4 调调值
芒市	su <sup>4</sup>	pi <sup>3</sup>	31	53
孟连	su <sup>4</sup>	pi <sup>3</sup>	11	31
景洪	su <sup>4</sup>	pi <sup>3</sup>	13	11
金平	su <sup>4</sup>	pi <sup>4</sup>	13	31
元阳	su <sup>4</sup>	pi <sup>3</sup>	21	53
武定	so <sup>4</sup>	pi <sup>3</sup>	21	42
元江	tu <sup>4</sup>	pi <sup>4</sup>	213	32
马关	su <sup>4</sup>	pi <sup>3</sup>	53	55
绿春	su <sup>4</sup>	pi <sup>3</sup>	43	55

“买(市)”为早期借词(唐宋以前,参见周耀文、罗美珍 2001:327),各方言调类一致,调值有所差别;而“笔”(422)是晚期借词,因为傣语借入的早期入声字会保留辅音韵尾而“笔”无,而且这个词借入傣语不同方言时的调类不同,但在调值上相近。la“茶”类词在各方言中调类一致,可推知创新发生在傣语从台语西南支中分离出来之后、傣语各方言形成之前。而部分地区非“la形”的说法则是\*la类被其他词替代的结果。<sup>①</sup>归纳如下:

	叶子	茶	受借语言	施借语言
T1	*6auq <sup>^</sup> > baj <sup>A1</sup>	*ja: <sup>^</sup> > cha: <sup>A2</sup> ←	原始台语	汉语
T2	*6auq <sup>^</sup> > vau <sup>1</sup>	la <sup>4</sup> ←	元江傣语	彝语
T3	-	la <sup>4</sup> /tce <sup>2</sup> ←	金平傣语	彝语/汉语
T4	-	tsha <sup>4</sup> ←	马关傣语	汉语

## 五 余 论

\*la“茶”在茶文化史中有重要的地位,在很多民族的传说或者文化史的撰写中都会提到,但在其传播路径和方向的判断上却会有很多说法,令人莫衷一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新词的产生模式并不单一,至少有前文提到的四种。我们需要根据当前所能搜集到的材料来仔细分辨其可能性。

历史语言学中的普遍词义演变模式(“树叶”→“茶”)为词语的语音对应提供了比较的语义基础,并为内部演变的时间先后和方向提供了依据。而如果要建立词语语音形式上的历史关联,需要依靠语音对应,平行例证的汇聚是必要的,而不能仅仅根据两种语言中词汇音形上的相似。另一方面,方言地理学方面的研究可以给我们的判断提供依据,比如,系

<sup>①</sup> 王均(1962:252)根据侗台语中的汉借词情况论述说:“老借词一般是各地声韵调音类的对应相当整齐,但在音值上,有时各地出入颇大;而新借词则各地读音音值比较接近,但在音类的对应上不免与本民族的语音对应规则不合。”

属上没有亲缘关系的侗台语和藏缅语，如果在某个词汇上相似，同时地理上也接近，就很有可能是语言接触产生的。

历史语言学中的这些理论与方法在上文中都发挥了效力，我们据以梳理了涉及到藏缅语族的彝语，孟-高棉语族的布朗语、佤语，侗台语族的傣语间形式相近的“茶”\*la类词的传播。基于藏缅语内部历史比较，认为彝语中的“茶”la类词由原始藏缅语的\*s-la“叶子”通过语义创新的内部传递而来。通过语言比较和观察地理分布等得到孟-高棉语族的布朗语的la<sup>4</sup>“茶”呈现出与相接触的西双版纳傣语的对应关系，佤语各方言“茶”形式多样，整个孟-高棉语族“茶”的形式呈现地域性特征，不符合原始形式按照语音规律演变的模式，这都反映了\*la“茶”类词在孟-高棉语中更符合词汇借用的模式。在侗台语中，傣语所属的台语西南支中仅傣语“茶”的形式为la类，与有的学者构拟的原始台语的\*6auq<sup>A</sup>“叶子”和\*ja:<sup>A</sup>“茶”的差异也暗示了其外部来源，而最可能的来源语言就是在云南广为分布、且与傣语有接触的彝语支语言。

在此之前，Sagart（1999）提出汉语的“茶”（上古汉语\**lra*>中古汉语\**dræ*）<sup>①</sup>源自彝语支的\*la，我们认同这一推测（汪锋 2016），并进一步提出白语在原始白语阶段从汉语借入“茶”。这样看来，似乎“茶”的最早源头就是彝语支的\*la。

当然，对于\*la“茶”，未来还可以进行更为全面的彝语与傣语等语言的比较，并结合文献、民间文化以及考古学的研究来探究其更为准确的传播路径与时间。另外，对于\*la与其他形式的相互消长关系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 参考文献

- 陈保亚：《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汉越（侗台）语源关系的解释》，语文出版社，1996年。
- 陈士林、边仕明、李秀清编著：《彝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5年。
- 陈宗懋、杨亚军：《中国茶经》，上海文化出版社，2011年。
- 洪成玉：《词的义层》，《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 黄布凡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2年。
- 李炳泽：《茶由南向北的传播》，载张公瑾《语言与民族物质文化史》，民族出版社，2002年。
- 李道勇、聂锡珍、邱锬锋编著：《布朗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
- 李锦芳：《茶的古称“檟”、“皋卢”》，载张公瑾《语言与民族物质文化史》，民族出版社，2002年。
- 刘璐编著：《景颇族语言简志（景颇语）》，民族出版社，1984年。
- 孙玉文：《汉语变调构词考辨》，商务印书馆，2015年。
- 汪锋、王士元：《语义创新与方言的亲缘关系》，《方言》2005年第2期。
- 汪锋：《语言接触与语言比较：以白语为例》，商务印书馆，2012年。
- 汪锋：《汉藏语言比较的方法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 汪锋：《语言 and 文化的共变——词聚法与白、汉、彝语比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 汪锋：《从汉藏语言比较看茶马古道的演化——以汉、白、彝语比较为基础》，《思想战线》2016年第6期。

<sup>①</sup> 汉语中“茶”与“荼”的更替如何解释，需另文深入讨论。



- 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 王均:《壮语中的汉语借词》,《中国语文》1962年第6期。
- 颜其香、周植志主编:《中国孟高棉语族语言与南亚语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
- 云南省路南彝族自治县文史研究室:《彝汉简明词典》,云南民族出版社,1984年。
- 喻翠容:《傣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0年。
- 张公瑾:《语言与民族物质文化史》,民族出版社,2002年。
- 周德才:《他留话先喉塞鼻边音声母探究》,《民族语文》2005年第2期。
- 周法高:《上古汉语和汉藏语》,《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卷第1期,1972年,第159-237页。
- 周耀文、罗美珍:《傣语方言研究》,民族出版社,2001年。
-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 周植志、颜其香:《佤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4年。
-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五研究室编:《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年。
- Benedict, Paul K. 1972.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nedict, Paul K. 1976. Rhyming dictionary of Written Burmese. *LTBA* 3.1: 1-93. Accessed via STEDT database <<http://stedt.berkeley.edu/search/>> on 2017-05-06.
- Diffloth, Gérard. 1977. *Proto-Waic and the effects of register on vowel gliding*, Paper for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 Edmondson, Jerold A., and Solnit, David B. 1997. *Comparative Kadai: the Tai Branch*. Dallas, TX: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 Huziwaru, Keisuke. 2008. *Chakku-go no kijutsugengogakutekikenkyuu* [A descriptive linguistic study of the Sak language]. Unpublished ms. contributed to STEDT. Accessed via STEDT database <<http://stedt.berkeley.edu/search/>> on 2017-05-06.
- Jäschke, H. A. 1881. *A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London. Reprinted (1958) b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London.
- Li, Fang-kuei. 1976. Sino-Tai. In *Genetic Relationship, Diffusion and Typological Similarities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Papers for the 1st Japan-US joint seminar on East &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 230-239.
- Marrison, Geoffrey Edward. 1967.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Naga Languages of north-east India*. Ph.D. Dissertati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2 volumes. Accessed via STEDT database <<http://stedt.berkeley.edu/search/>> on 2017-07-29.
- Matisoff, James A. 1987. *Body part card file*. Unpublished ms. contributed to STEDT. Accessed via STEDT database <<http://stedt.berkeley.edu/search/>> on 2017-07-29.
- Matisoff, James A. 2003. *Handbook of Proto-Tibeto-Burman: System and Philosophy of Sino-Tibetan Reconstruc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tisoff, James A. 1972 *The Loloish tonal split revisited* (Research Monograph #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enter for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Studies.
- Paulsen, Debbie. 1989. *A phon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Proto-Plang*. MS thesis.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 Pittayaporn, Pittayawat. 2009. *The phonology of proto-Tai*. Ph.D.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 Sagart, L. 1999.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Schuessler, Alex. 2000. Book Review: The Root of Old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2: 257-267.
- Shorto, H. L., Sidwell, P. J., Cooper, D., et al. 2006. A Mon-Khmer comparative dictionary. *Pacific Linguistics*, Research School and Asian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Sidwell, P. J. 2010. *Preliminary notes on Proto Palaungic*. Unpublished MS.
- Svantesson, Jan-Olof. 1988. U.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11.1: 64-133.
- Wang, Feng. 2006. Comparison of Languages in Contact: the Distillation Method and the Case of Bai.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Semantic change gives rise to new words commonly in two ways, namely via lexical replacement after competition or the creation of new words without competition or substitution. Similarly, lexical borrowing across languages also commonly results in new words in two ways, that is, substitutional borrowing and complementary borrowing. Hence, to determine which is the origin of a new word in a particular language, two key points are involved, viz. establishing a transmission chain and dating the chronological sequence. It has been noted that the word “tea” has similar forms resembling /la/ in certain languages across Southwestern China, including those of Tibeto-Burman, Kam-Tai and Austroasiatic. Taking this case, this paper reconstructs the origin of \*la “tea” and its transmission by means of language comparison. The conclusion is that it has evolved from Tibeto-Burman \*s-la “leaf”, and diffused from Yi languages to Dai languages, and further to Mon-Khmer languages (such as Wa and Blang).

**[Key words]** semantic Change language contact lexical transmission \*la “tea”

(通信地址: 100871 北京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中文系)

【本文责编 胡鸿雁】